

第七章 《隨園詩話》對婦女文學的影響

袁枚遭致時人及後人諸多批評，郭紹虞在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〈袁枚之詩論〉一節中歸納了四個原因，其一為他的為人，放誕風流，與舊禮教不相容，於是抹煞其詩及詩論；再者，袁枚詩作風格被稱為「野狐禪」，則是因為其詩浮滑纖佻，賣弄聰明，與正統派不相容；其三，《隨園詩話》收取太濫，不加別擇，所錄者多達官及閨媛；最後則因為袁枚雖然喜博覽，談考據，卻不免蕪雜浮淺。在考據風氣正盛的清朝，袁枚自然會遭致許多批評。¹ 其中尤以他的為人風流和大量收錄婦女作品，成為後人所攻擊的地方。

在此章中，將針對袁枚推動婦女文學對清代文壇產生的影響，當時文人給予的正面評價，以及其他負面的抨擊。

第一節 正面評價

清朝婦女寫作與發表作品，都遠遠超過明朝以前。根據胡文楷在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中收錄的清代女詩人，就超過了三千一百位。清暉樓主為《清代閩秀詩鈔》作序，即言：

至有清一代，閩閩之中，名媛傑出，如蕉園七子，吳中十子，隨園女弟子等，至今猶膾炙人口，不有好事者為之表彰，譬如落花飛絮，隨風湮沒，可勝惜乎？²

¹ 見郭紹虞：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第4章〈近古期—自北宋至清代中葉 紀元 960—1839年〉，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1994年8月），頁525-537

² 紅梅閣主人輯，清暉樓主續輯：《清代閩秀詩鈔》（引自胡文楷：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）（上海，上

袁枚所帶領的隨園女弟子，《隨園詩話》收錄的女性詩作，對帶動婦女文學起了很大的表彰作用。

舒位（1765-1816）³於《乾嘉詩壇點將錄》謂袁枚為「及時雨」，因為袁枚乃「非仙非佛，筆扎唇舌，其雨及時，不擇地而施，或膏澤之沾溉，或滂沱而怨咨。」⁴ 袁枚收有許多弟子，如及時雨般，給予滋潤灌溉，其中亦包括了許多女弟子。在《隨園女弟子詩選》一書中，便有許多女弟子感謝袁枚的詩句，如：席佩蘭〈上袁簡齋先生〉云：「深閨柔翰學塗鴉，重荷先生借齒牙。」⁵ 席佩蘭謙言自己寫詩只是閨閣女子學塗鴉之作，幸承袁枚舉薦，讓她的作品可以發表於世。或如金逸〈隨園先生來吳門招集女弟子于綉閣，余因病未曾赴會，率賦二律呈先生〉一詩云：「西湖續會許相從，閨閣咸欽大雅宗。我豈能詩慚畫虎，人言此老好真龍。」⁶ 自從西湖詩會後，女弟子們更是欽服老師。金逸自慚寫詩不佳，老師的詩才是大家。以詩表達謝意的女弟子尚有廖雲錦〈壽隨園師八秩〉云：「大雅門牆成就廣，手栽桃李幾多枝？」⁷ 及嚴蕊珠〈隨園夫子舟過吳門，向選樓母舅索拙句，作此志謝〉云：「到處渾同說項斯，品題直欲到蛾眉。」⁸ 從嚴蕊珠的詩句可以看出，袁枚大力推薦女弟子的詩作，讓女詩人的作品能受到注目與重視，袁枚居功厥偉。其他如王玉如〈素綾綉字呈隨園太史索詩序〉：「我有妝臺句，才疏未敢投。若經燕許筆，閨閣亦千秋。」⁹ 或戴蘭英〈祝隨園夫子八十壽即步原韻〉：「除卻性靈無筆墨，廣收羅綺在門牆。」¹⁰ 王玉如、戴蘭英雖是閨閣中人，幸逢袁枚收為女弟子，讓文字延續了她們的生命價值與豐度。

袁枚廣收女弟子，在清代有些文人是持著贊同的態度，如：王昶¹¹

海古籍出版社）附錄 2，頁 927）

³（清）舒位（1765-1816），字立人，小字犀禪，號鐵雲，大興人。乾隆 53 年（1788）中舉人。

⁴（清）舒位：《重刻足本乾嘉詩壇點將錄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705 冊，總頁 168。

⁵《隨園女弟子詩選》卷 1，頁 10。

⁶《隨園女弟子詩選》卷 2，頁 34。

⁷《隨園女弟子詩選》卷 3，頁 80。

⁸《隨園女弟子詩選》卷 4，頁 90。

⁹《隨園女弟子詩選》卷 4，頁 99。

¹⁰《隨園女弟子詩選》卷 5，頁 135。

¹¹（清）王昶，江蘇青浦人，生於雍正 2 年（1724），卒於嘉慶 11 年（1806）。乾隆 19 年進士。於學無所不窺，治經通漢儒之學。言性理則尊朱王，不分門戶。性好金石，所藏碑刻凡千數百通。

(1724-1806) 在《湖海詩傳》描述道：

時吳、越老成凋謝，子才往來江湖，從者如市。太丘道廣，無論貲郎蠹夫，互相酬倡。又取英俊少年，著錄為弟子，授以《才調》等集，挾之游東諸候。更招士女之能詩畫者共十二人，繪為《授詩圖》，燕釵蟬鬢，傍花隨柳，問業於前，而子才白鬢紅烏，流盼旁觀，悠然自得。亦以此索當途題句。於是人爭愛之，所至延為上客，適館授餐。¹²

袁枚往來江湖時，跟隨者眾多，帶起一股作詩風氣，許多少年才俊、販夫走卒及閨秀士女紛紛拜袁枚為師。袁枚不論至何處，皆受人歡迎，莫不當為上賓招待。這段話推舉了袁枚在詩壇地位，也可見出時人對袁枚收女弟子一事，是以佳話相傳，「當途題句」、「延為上客」皆說明了袁枚廣受歡迎。

光緒舉人邱煒菱(1872-1941)頗為推崇袁枚的為人與詩作，他不能認同當時人在袁枚死後，極力攻訐袁枚乖僻悖道，詩文卑陋，無可觀處，甚且會帶壞少年心術等言論大出。邱煒菱在《五百石洞天揮塵》中為袁枚闢謠¹³：

先生為人天懷浩蕩，不飭細行，有東漢陳太丘風。身值承平，處金陵殷富之區，磊落使才，猖狂肆志，所在不免。平日於嫌疑二字自信太過，使看得輕。此是其純乎天趣處，而所以召謗亦在此。然其踐履真摯，不假外為。骨肉友朋之間，可感可欽，可歌可泣，豈浮薄者所能偽托？余非有愛于先生，惟讀其文知其人而并論其世，有以見此等謬悠之談為不足辨者。

邱煒菱以「天懷浩蕩」、「不飭細行」、「磊落使才」、「純乎天趣」、「踐履真摯」等句形容袁枚為人磊落浩蕩，個性真摯，故不顧細謹，難免有猖狂恣肆處。又說：

著有《蒲褐山房詩話》、《湖海詩傳》46卷、《湖海文傳》75卷、《金石粹編》160卷、《春融堂詩文集》68卷等書。

¹² (清)王昶：《湖海詩傳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)第1625冊，卷7，總頁601。

¹³ (清)邱煒菱：《五百石洞天揮塵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708冊，卷32，總頁106。

當日名重一代，就正者多，先生亦不無討好之意。以此作為應酬計，自不暇擇，非本意也。要其立言淺近，適如人人意境，為詩教開一方便法門，引人入勝，不可廢也。《詩集》一片靈光，動人魂魄，大叩大鳴，小叩小鳴，相題之妙，尤無間焉。

袁枚因詩名盛大，兼《隨園詩話》流傳廣，希望得到袁枚青睞收入詩話者有之，故不免有應酬之作。加上在壯大的性靈派旗幟下，難免有美惡兼收，牛驥同皁之失，因此拖累了袁枚的身後名。然而袁枚性靈詩說的主張，為當時的學詩者開了一扇方便門，且袁枚自己本身的詩生動靈現，能感動他人，確為大家。若是他人一味使力，恐怕只會死氣滿紙。對袁枚收女弟子一事，邱燁菱云：

兩村詩話不嘗曰：先生於女弟子之嫻雅者，必拊循而噢咻之，此語更何堪設想？士君子論人當以正大光明為事，不當以揣測附會為據。

袁枚遇到外表出眾的女弟子，會撫手摸頭，他與女弟子之間的互動遭人質疑。邱燁菱認為士君子行事論人應光明正大，不可以揣測附會作為憑據。

其他推崇者尚有徐世昌，他在《晚晴簃詩滙》中云：

簡齋詩本清超，特好以天資使其學力，往往儻蕩不自矜練。能狀難顯之境，寫難喻之情，又好以通俗語入詩，以古今事供其玩弄。成如脫口，實亦由醞釀而來。晚節之受詬病，尤在《詩話》一編，所采誠多猥濫。論詩雅有深識，後來流為末派，自是學者之過。¹⁴

徐世昌推崇袁枚的詩才與詩論，袁枚有才力，也有學力，語看似脫口而出，平易近人，實乃匠心獨運，故能狀難顯之境，寫難喻之情，論詩也一向有識見。袁枚死後招來如此多的非議，是因為在《隨園詩話》中，因袁枚收詩來源廣泛，其中難免有低俗濫製之作，難免有過於寬鬆之弊，所以為時人譏諷。袁枚自己在《隨

¹⁴ (清)徐世昌：《晚晴簃詩滙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1年3月)第3冊卷76，頁11。

園詩話》中亦談及此事：

己卯鄉試，丹陽貢生于震，負詩一冊，踵門求見，年五十餘矣。曰：「苦吟半生，無一知己；今所望者惟先生，故以詩呈教。如先生亦無所取，則震將投江死矣。」余駭且笑，急讀之。是學前明七子者，於唐人形貌，頗能描摹，因稱許數言。其人大喜而去。黃星岩戲吟云：「虧公寬著看詩眼，救得狂人蹈海心。」¹⁵

于震的詩作在當時並沒有受到許多人的讚賞，他只能將最後希望寄託在袁枚身上。在《隨園詩話》中，如此事者甚多。但在詩學主張上，袁枚性靈詩觀開放性已較當時人走前一大步。只因性靈派後期詩人，作詩日益趨向狎邪，讓性靈詩派的勢力或作詩的特性開始消亡。

繼袁枚之後的陳文述（1771-1843）¹⁶，收有女弟子三十餘人¹⁷，成爲一個特殊的吟詠集團—碧城仙館女弟子。清代葉衍蘭在《清代學者象傳》云：

（陳文述）性愛才若渴，汲引後進惟恐不及。從其游者，有吳門前七子、後七子、續七子之稱。閩秀以詩詞受業，稱弟子者二十餘人，仿隨園〈湖樓請業圖〉意作〈金釵問字圖〉，閩秀題詠數十家。¹⁸

陳文述樂於指導後進，廣收女弟子，於道光六年，由三位畫家合作完成〈金釵問字圖〉，並請女弟子題詠¹⁹，此事類同袁枚作〈湖樓請業圖〉，堪稱一時佳事，直可媲美隨園女弟子。陳文述也是推動清代婦女文學一股重要的動力，可證嘉慶、道光年間，袁枚所帶動的閩秀從師之風未衰。

¹⁵ 《隨園詩話》卷3第69則，頁92。

¹⁶ （清）陳文述，字雲伯，別號碧城外史，晚號退菴，又稱頤道先生，亦稱蓮可居士。浙江錢塘人。嘉慶5年舉人。著作豐富，有《碧城仙館詩鈔》、《頤道堂全集》、《秣陵集》、《西泠仙詠》、《西陵懷古集》、《西泠閨詠》、《畫林新詠》等書。

¹⁷ 鍾慧玲：《清代女作家專題—吳藻及其相關文學活動研究》（臺北：樂學書局，2001年9月）〈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〉，頁161。

¹⁸ （清）葉衍蘭：《清代學者像傳》卷4，頁346。

¹⁹ 見（清）陳文述：〈女弟子顧螺峰韶，老友西梅處士女也，爲余寫金釵問字圖，極綺羅金粉之致，因題四首〉一詩〉《頤道堂詩選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505冊，卷22頁21，總頁205。

梁乙真在《清代婦女文學史》中肯定袁枚對清代女性文學的貢獻，言：「隨園之在當時，其文名之盛，實足以奔走天下，不惟執經問字之姝，仰承其文采，即大江南北，名閨淑媛亦莫不得其一言為榮。徵刻詩稿，標榜聲名，二百年來，詩人享名之盛，未有逾於隨園者也。故有清乾嘉之際，婦女文壇之稍露頭角者，莫不與隨園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。」²⁰ 又言：「百餘年間，蔚為婦女文學極盛時期，實其流風餘韻有以潛移默化之也。」不論是女弟子或士族閨秀，因為推崇袁枚，希望得到袁枚的支持及指導或收入詩話中，因為袁枚的作風，使女性文學受到重視，使女性作家可以受到更多鼓勵。

第二節 負面批評

駱綺蘭將畢汾、畢慧、鮑之蕙等十七位閨中同人的唱和之作及書札，編為《聽秋館閨中同人集》，書前有序，為女子作詩及袁枚收女弟子一事辯難，她先提出：

蘭思三百篇中，大半出乎婦人之什，葛覃卷耳，后妃所作；采芣采蘋，夫人命婦所作；雞鳴昧旦，士婦所作。²¹

以《詩經》為例，中有許多婦女之作，女子亦可有才，便有了憑據。她再說：

隨園蘭泉夢樓三先生蒼顏白髮，品望之隆，與洛社諸公相伯仲，海內能詩之士，翕然以泰山北斗奉之，百世以後，猶有聞其風而私淑之者。蘭深以親炙門牆，得承訓誨，為此生之幸。謂不宜與三先生追隨贈答，是謂婦人不宜瞻泰山仰北斗也。為此說者，應亦啞然自笑矣。夫不知其人之才而疑之者私，明知其人之才而議之者刻，私與刻皆非醇厚君子之用心矣。

²⁰ 梁乙真：《清代婦女文學史》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27年2月）第2編第4章〈袁枚與婦女文學〉，頁110。

²¹ 引自胡文楷：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附錄2，頁941。

駱綺蘭拜師袁枚門下，她認為是此生之幸。但是當時輿論批評女詩人不得與男性文人贈答作詩之論，不得拜男性文人為師，駱綺蘭此段話可以見出她在當時所承受的壓力。駱綺蘭並不畏懼那些對袁枚、對女弟子嚴厲的批評，她認為那些攻擊乃是出於自私與苛刻的存心，非醇厚君子能為之事。

在清代詩壇中，攻訐袁枚最力者，非章學誠莫屬。他在《文史通義》中作〈婦學篇〉、〈詩話〉等篇，強力批評袁枚在詩學的主張及袁枚的生活。章學誠言：

宋儒講學，躬行實踐，不易為也，風氣所趨，撰語錄以主奴朱陸，則盡人可能也；論文考藝，淵源流別，不易知也；好名之習，作詩話以黨同伐異，則盡人可能也。以不能名家之學，入趨風好名之習，挾人盡可能之筆，著惟意所欲之言，可憂也，可危也！²²

在此段話中，章學誠提出詩話作者可以藉著出版品肆無忌憚地黨同伐異，並非真正論文考藝，令人憂心。此乃見諸《隨園詩話》在當時詩壇的流行影響，此書可能影響廣大的讀者，比如詩學觀及傳統道德受到威脅。

從論詩、選詩的觀點來說，袁枚多次引用《詩經》來佐證自己的收詩標準，章學誠不認同，云：

聲詩三百，聖教所存；千古名儒，不聞異議。今乃喪心無忌，敢侮聖言；邪說猖狂，駭人耳目。六義甚廣，而彼謂雅頌劣於國風；風詩甚多，而彼謂言情妙於男女。凡聖賢典訓，無不橫徵曲引，以為導欲宣淫之具，其罪可勝誅乎！自負詩才天下第一，庸妄無知甚矣！²³

章學誠眼中的袁枚是「敢侮聖言」、「邪說猖狂，駭人耳目」、「罪可勝誅」、「庸妄無知」的人，因為袁枚性靈說以男女之情為主，詩成了「導欲宣淫」的工具，實乃名教的大罪人！

²² (清)章學誠：《文史通義》內篇5〈詩話〉，頁160。

²³ 同上，頁164。

再從倫理道德的角度而言，章學誠認為「詩話」應是就詩論詩，但見《隨園詩話》中多形容詩人外貌：

詩話論詩，非論貌也。就使論貌，所以稱丈夫者，或魁梧奇偉，或豐碩美髯，或丰骨稜峻，或英姿颯爽，何所不可。今則概未有聞，惟於少年弱冠之輩，不曰美如好女，必曰顧影堪憐；不曰玉映冰膚，必曰蘭薰蕙質；不知其意將何為也！甚至盛稱邪說，以為禮制但旌節婦，不褒貞男，以見美男之不妨作嬖。斯乃人首畜鳴，而毅然筆為詩話，人可戮而書可焚矣。（自注：男子為娼，古有禁律，其人不學，無由知也。）²⁴

在《隨園詩話》中，袁枚描述詩人，多會描述外貌，認為美好的外表更稱其才，甚有幾回自述在年輕時偶遇男色，依戀之，不捨之，筆下不禁有沾沾自喜貌。對於「兩雄相悅」這樣的事，雖然罕見，但袁枚以《詩經》中也會出現「變風變雅」等同看待，章學誠直斥此種作為猶如禽獸，竟然還寫在詩話中，此種詩話已可以燒毀。章學誠雖未指名道姓，卻都是袁枚在詩話中的內容。章學誠更嚴厲批評道：

近有傾邪小人，專以纖佻浮薄詩詞倡道末俗，造言飾事，陷誤少年，蠱惑閨壺，自知罪不容誅，而曲引古說，文其姦邪。²⁵

他並不認同袁枚引用聖哲經典的言論，認為袁枚是曲解古說，以經典來文飾他的離經叛道。

對於袁枚廣收婦女的詩作，鼓勵女子創作，猶為章學誠所不滿處，此乃「蠱惑閨壺」。他在〈書坊刻詩話後〉中云：

古今婦女之詩，比於男子詩篇，不過千百中之十一；詩話偶有所舉，比於論男子詩，亦不過千百中之十一；蓋論詩多寡，必因詩篇之多寡以為區分，理勢之必然者也。今乃累軸連編，所稱閨閣之詩，幾與男子相埒；甚至比

²⁴ 同上，頁 162。

²⁵ 同上，頁 166。

連母女姑婦，綴合娣姒姊妹，殆於家稱王謝，戶盡崔盧，豈壺內文風，自古以來於今為烈耶！君子可欺以其方，其然，豈其然乎！且其敘述閨流，強半皆稱容貌；非誇國色，即詡天人，非贊聯珠，即標合璧；遂使觀其書者，忘為評詩之話，更成品豔之編，自有詩話以來所未見也。²⁶

章學誠認為從古以來，女子為文本就屬於少數，奈何至清朝女子為詩之風氣竟如此熾盛，幾乎能與男子相比，再者袁枚在《隨園詩話》中多介紹女詩人的美貌，大半為國色天香，讓《隨園詩話》的讀者忘了品詩，反而是津津樂道於女詩人的外表。

就袁枚廣收女弟子一事，章學誠無視清代乾隆時風氣已漸漸開放，他從傳統禮教思想，反對女子拜師學詩，又說：

婦女內言不出閫外，詩話為之私立名字，標榜聲氣，為虛為實，吾不得而知也。……乃知閨閣稱詩，何從按實！觀其鏤雕纖曲，醞釀尖新，雖面目萬殊而情態不異，其為竄易飾偽，情狀顯然。豈無靜女名姝，清思佳什；牽於茅黃葦白，轉覺惡紫奪朱矣。²⁷

袁枚秉持性靈學說的原則，不拘作者的身份、性別，只要有佳句者，皆可入選詩話中，因詩存名。但就章學誠看來詩話中的詩人三教九流皆有，有些詩人人品卑賤，行為醜陋，卻能與真有才學、有德性的才人名姝並列，成了玉石不分，雞鶩與鳳凰爭食的怪現象。²⁸ 章學誠認為男子有才華，有節操，有奇氣、有品德，都應該被彰顯，這是詩話應有的功能之一。可是女子就不相同了，應謹守婦德，不輕易讓自己的言論或文字公諸於世。更何況在袁枚的《隨園詩話》中，收錄許多玉石不分，良莠不齊的詩人及詩作，具有真才實學的文人，豈不以並列為羞？閨閣女子的作品也雜處在這些矯情作態的劣作中，便有了惡紫奪朱，牛驥同皁之

²⁶ 同上，頁 162。

²⁷ 同上，頁 162。

²⁸ 袁枚云：「某公子惑溺狹斜，幾得於疾。其父將笞之，公子獻詩云：『自憐病體輕於葉，扶上金鞍馬不知。』父為霽威。」袁枚不但道出某公子荒唐行為，還收其及所惑者的詩句。

憾。

袁枚與章學誠間的對立與論爭，正可說是清代前期女子「才德之辯」的縮影，這也是延續從晚明以來對於女性角色重新檢討與定義的思潮。

對於女子應不應有才，章學誠作〈婦學〉一篇，列述從周朝有「婦學」之名開始，婦人之有文字，皆有所用，不悖教化。其中有文采的女子，乃時勢所然，並非好文名者。如班昭或韋逞之母宋氏，雖以婦人身份行丈夫事，是恐怕經史湮沒失傳，並非為炫耀才華，驚動流俗。他認為：「文章雖曰公器，而男女實千古大防，凜然名義綱常，何可誣耶！」²⁹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，他在〈詩話〉一篇中抨擊袁枚所帶動的女子為詩風氣：

人之所以應傳名者，義類多矣；而彼之誘人，惟務文學之名，不亦小乎！
即文學之所以應得名者，途轍廣矣；而彼之所以誘人，又不過纖佻輕雋之辭章，才子佳人之小說，男必張生李十，女必宏度幼微，將率天下之士女，翩翩然化為蛺蝶楊花，而後大快於心焉。則斯人之所謂名，乃名教之罪人也；斯人之所謂名，亦有識者所深恥也。³⁰

章學誠在話中意指袁枚挾文學之名，行煽動之實，且性靈詩派至末流確有纖佻輕雋之作，讓風氣日漸敗壞，使女子生才子佳人之想，應為有識者深恥。

章學誠認為袁枚在《隨園詩話》中的記載，未必皆能取信於人，如童鈺³¹傾倒於袁枚，甚至不辭跋涉之苦，只求一見袁枚。³² 童鈺在臨終時，床上堆滿了

²⁹ (清)章學誠：《文史通義》內篇5〈婦學〉，頁174。

³⁰ 同上註，頁163。

³¹ (清)童鈺，字二如，後改二樹，號璞巖，又稱二樹山人。浙江會稽人。有《二樹山人詩稿》。童鈺與同郡劉文蔚、沈翼天、姚大源、劉鳴玉、茅逸、陳芝圖等人結社聯吟，稱「越中七子」。見(清)陶元藻：《全浙詩話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703冊，總頁704；及(清)張維屏：《國朝詩人徵略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712冊，卷33頁16，總頁616。

³² 此事可參考袁枚：「幼時，女史徐昭華抱置膝上，為梳髻課詩；及長，少所許可。獨于隨園詩，矜寵太過，奈從未謀面。今春在揚州，特渡江見訪。適余游天台，相左。嗣後，寄聲欲秋間再來，余以將往揚州，故作札止之。旋為他事滯留。到揚時，則童已歿十日矣。聞其臨終時，開門響，都道余之將至也。」《隨園詩話》卷6第31則，頁172。

詩，仍殷殷期盼袁枚到來，希望袁枚能爲他校定全稿並寫序，甚且令小兒扶起，畫梅題詩始氣絕。而章學誠對此事深感懷疑³³，認爲袁枚在童鈺的心中是個人品、才學皆不高的人，不可能在臨死之際，奮力畫梅，求袁枚爲此畫作序。由此事觀之，章學誠下此結論：「其敘述貴顯鉅公與聲望名宿種種傾佩納交之事，亦半屬子虛亡是之言，讀者幸勿爲所愚也！」³⁴ 對於《隨園詩話》中記載關於名流間互相標榜，或傾慕結交等事，不足採信。

章學誠一連寫了十二首詩〈題隨園詩話〉，都是採取批判觀點。他不滿袁枚帶動的風氣，如第四首詩云：「江湖輕薄號斯文，前輩風規悞見聞。詩佛詩仙渾標榜，誰當霹靂淨妖氛。」袁枚帶動的性靈詩風，人人都可輕率爲詩³⁵；或第六首詩云：「詩伯招搖女社聯，爭誇題品勝臚傳。不知秉鑑持衡者，滿腹妝樓豔異編。」女詩人爭相進入袁枚門下，希冀袁枚的評論與青睞，袁枚也大力稱頌這些作品，這些作品廣受當時人的歡迎，在章學誠的眼中成了品艷異編罷了。

批評袁枚性靈詩派的尚有：論詩崇尚王士禛「神韻說」的黃培芳，他在《香石詩話》中云：

子才論阮亭詩，謂一代正宗才力薄，因思子才之詩，所謂才力不薄，只是誇多鬥巧，筆舌瀾翻，按之不免輕剝脆滑，此真是薄也。

又云：

一味以輕脆佻滑為新，子才倡之於前，兩村揚之于後，幾何不率風氣日流於卑薄，是可嘆也。³⁶

³³（清）章學誠云：「童君論詩尚品，此人無品而才亦不高，童君目中，視此等人若糞土然，雖使匍匐納交於童君，童君亦必宛轉避之，無端乃至死生之際，力疾畫梅，求伊爲序，真顛倒是非，誣枉清白之甚者矣。」《文史通義》內篇 5〈書坊刻詩話後〉，頁 170。

³⁴ 同上註，頁 170。

³⁵ 同上註，頁 170。

³⁶（清）黃培芳：《香石詩話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706 冊，卷 2，總頁 133。

黃培芳批評袁枚帶起的「性靈派」，作詩評詩只知「輕脆佻滑」，影響清詩壇廣大詩人群，且「由其學輕浮聰俊，少年喜其易入，蓋子才之詩，矜新鬥捷，用功一旬半月，即與之相肖。」³⁷ 由於袁枚不求學問入詩，求新求巧的性靈詩觀，為學詩少年廣開方便門，詩風卻在一味求新下日趨卑俗浮薄。

對格律要求嚴謹，担心性靈詩派帶動委靡詩風的文人們認為袁枚不講求格律，會讓詩人們作詩時失卻規矩，強調格律對於作詩何等重要，性靈詩的流傳會讓詩脫離正規，讓風氣「頹靡」。由他們大肆攻擊及担心的言論，便可知道性靈詩風流傳之廣之遠之深。

由於性靈詩說不提詩的社會功能，故崇仰顧炎武「經世致用」思想的潘德輿（1785-1839）在《養一齋詩話》云：

近人詩話之有名者，如愚山、漁洋、秋谷、竹垞、確士所著，不盡是發明第一義，然尚不至滋後學之惑，滋惑者其隨園乎，人紛紛訾之，吾可無論矣。³⁸

他認為袁枚的《隨園詩話》一出，讓學詩的後進者產生疑惑，甚且走上偏路，丟卻了聖賢相與傳授之義，將詩帶入了狹邪之路。持相同論者尚有張維屏，因為袁枚才高有盛名，作詩時一味取新意，有的詩作反而流於粗淺浮濫，近於狎邪遊戲。張維屏在《國朝詩人徵略》中引《聽松廬詩話》所云：

雖賦性通脫，而又恃其才名，遂于世間蕩心佚志之事往往為之，助其焰而揚其波，使後進之士或相率效尤，未學其才能，先學其放蕩，漸至長其浮薄，兼且習其恣淫，其流弊亦細故也。³⁹

袁枚畢竟是大家，這樣的詩作不在多數，但在他的性靈詩派旗幟下，末學者只習

³⁷（清）黃培芳：《香石詩話》卷2，總頁134。

³⁸（清）潘德輿：《養一齋詩話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706冊，卷1頁8，總頁198。

³⁹（清）張維屏：《國朝詩人徵略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712冊，卷30頁15，總頁590。

得作詩浮薄的習氣，影響不可謂不大。如袁枚堂弟袁樹，是個能作詩善畫有才情的人，但他將袁枚性靈詩中纖佻之風推向極端，從他的情詩與艷詩即可知，情詩皆詞勝於情，艷詩則著重在女子冶艷容貌，甚且大膽表現男女情欲與感官刺激，這些詩出於一種男性輕浮玩賞的態度。因為這些只重情欲的詩，讓世人更添對性靈詩派負面的印象。⁴⁰

袁枚思想較諸當時人開放，鼓勵作詩風氣，即使是婦人孺子，販夫走卒，都可成為詩人。他推動的性靈詩風，推動的婦女文學，成為從傳統詩教出發的詩人眼中的「魔道妖言」。朱庭珍（1841-1903）在《筱園詩話》中言：

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靈為宗，專法香山、誠齋之病，誤以鄙俚淺滑為自然，尖酸佻巧為聰明，諧謔遊戲為風趣，粗惡頹放為雄豪，輕薄卑靡為天真，淫穢浪蕩為艷情，倡魔道妖言，以潰詩教之防。一盲作俑，萬瞽從風，紛紛逐臭之夫，如雲繼起。因其詩不講格律，不貴學問，空疏易於效顰。其《詩話》又強詞奪理，小有語趣，無稽臆說，便於借口。眼前瑣事，口角戲言，拈來即是詩句。稍有聰慧之人，挾彼一編，奉為導師，旬月之間，便成詩人；鈍根人多用兩月工夫，亦無不可……是以謬種蔓延不已，流毒天下，至今為梗。⁴¹

朱庭珍列出性靈詩派諸多罪狀，因性靈詩觀不講格律，不重學問，瑣事戲言皆可成為詩句，作詩易流於空泛；《隨園詩話》又多強詞奪理，無稽之談。繼起者全成「紛紛逐臭之夫」，因此對天下詩壇產生負面影響。

袁祖光認為《隨園詩話》有些資料不足為信，他在《說元室述聞》提到：

如云福康安目不識丁，其詩皆畢秋帆代為之，即囑秋帆轉致隨園，錄入《詩

⁴⁰ 見王英志：《性靈派研究》（瀋陽：遼寧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5月）第7章〈性靈派前期偏師：袁氏家族詩人代表〉。

⁴¹（清）朱庭珍：《筱園詩話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708冊）卷4，頁20。

話》，遂饋之萬金。⁴²

福康安，滿洲鑲黃旗人，大學士傅恒子，受高宗殊寵。在軍中習奢侈，犒軍金幣輒巨萬，治餉吏承意指，糜濫滋甚。⁴³ 袁枚與畢沅接受其錢財，收錄並不真是福康安的詩作。如此，《隨園詩話》其他文字的真實性，必會受到牽連質疑。

資助袁枚出版的畢沅也不是真如袁枚所稱一位通達政體的好官。在清朝中葉以後，吏治敗壞，貪污聚斂成風，乾隆寵信的大學士和珅，是歷史上貪官污吏的典型。在和珅的庇護下，文官貪贓，武官剋餉。地方督撫、布政使如國泰、王亶望、福崧、伍拉納、浦霖等人，都是貪污的要犯，每次抄沒他們的貲產都在數十萬兩以上。乾隆末年，畢沅為兩湖總督，福寧為巡撫，陳淮為布政使，三人朋比為奸，當時人謠傳：「畢不管，福死要，陳倒包。」管理治河工程的官吏，為了尋機貪污，竟至滅絕人性，故意掘開河堤，造成水患，致使千百萬無辜百姓流離失所。⁴⁴ 當嘉慶二年他去世時，贈太子太保，嘉慶四年，因追論畢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，濫用軍需帑項，奪世職，籍其家。畢沅以文學起，愛才下士，然不長於治軍，又易為屬吏所蔽，而被革去功名。⁴⁵ 如畢沅這樣的人，在袁枚的詩話中，卻盡是推崇。

袁祖光又云：「夫人固龍鍾一嫗，即諸姬亦僅中人姿，且語言亦粗俗，未見有林下風格，且能書畫韻語，如《詩話》所云矣。」⁴⁶ 袁枚在《隨園詩話》中多次談到自己的家人及小妾，容貌美麗，生活高雅，有林下之風。但在袁祖光的描述下，都成了粗鄙的村婦。

後代對袁枚持負面意見的文人則有錢鍾書。錢鍾書認為自有談藝以來，稱引

⁴² 見王英志編：《袁枚全集·捌》附錄3〈袁枚評論資料〉，頁25。

⁴³ 《清史稿校註》（國史館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9年）第12冊卷337〈列傳117〉，頁9327。

⁴⁴ 見鄭天挺編著《清史》（台北：知書房出版社，2003年11月）第11章〈清朝由盛轉衰的開始〉第1節〈社會矛盾的趨向尖銳和統治危機的逐漸出現〉，頁457-486。

⁴⁵ 《清史稿校註》第12冊卷339〈列傳119〉，頁9367。

⁴⁶ 見王英志編：《袁枚全集·捌》附錄三〈袁枚評論資料〉，頁26。

無如隨園之濫者。尤其《隨園詩話》卷八引青田才女柯錦機〈調郎〉一詩，為極糞土之汙。錢鍾書云：「『詩話作而詩亡者』，殆亦夫子之自道也。然此書所以傳誦，不由於詩，而由於話。往往直湊單微，雋諧可喜，不僅為當時之藥石，亦足資後世之攻錯。……子才非目無智珠，不識好醜者，特乞食作書，聲氣應求，利名扇盪，取捨標準，自不能高。重以念舊情深，愛才心切，欲發幽光，遂及哇響。」

⁴⁷ 袁枚的《隨園詩話》之所以受到歡迎，不是因為詩，是由於話，可成為後人的談話之資。由於袁枚念舊愛才，及聲氣相求的因素，招致《隨園詩話》收錄的內容過於蕪雜。他又說：「子才佻達放肆，蕩檢踰閑，盛名之下，佔盡韻事，宜同時諸君之由羨生妒，由妒轉恨。……趙甌北亦見獵心喜，欲炙形色，好與翁悟情、駱佩香遊，〈自焦山至揚州雜詩〉且有『公然挾兩雌，狂煞老頭皮』之句。」⁴⁸ 而袁枚會招來這麼多的非議，錢鍾書認為乃當時文人的妒恨心理。且如趙翼亦有〈自焦山至揚州雜詩〉這般見色心喜，喜形於色之詩，比起袁枚，不啻尤而效之者也。

再就《隨園詩話》中收錄的部份女詩人作品，錢鍾書有另外看法。如鮑氏女〈溪鐘〉⁴⁹一詩，袁枚認為此詩「頗近禪理。」他在《談藝錄》云：「朱子《語錄》卷一百四記少時同安聞鐘鼓，一聲未絕，而此心已自走作；乃指人心之出入無時，飄迅不測，鐘鼓動而有聲。然心之動更疾於鐘鼓之動。」⁵⁰ 朱熹已有聞鐘鼓聲而悟人心之語，鮑氏女並非獨創。錢鍾書更引用《楞嚴經》卷三云：「汝更聽此祇陀園中，食辨擊鼓，眾集撞鐘。鐘鼓音聲，前後相續。此等為是聲來耳邊，耳往聲處。」他直指鮑氏女詩乃抄襲此處，甚且成了敗筆，因為聲音本是流動不居，聲來枕畔，不足為異，鮑氏女卻硬改為「耳到聲邊」，語意欠妥適。

雖然錢鍾書對袁枚及《隨園詩話》仍有存疑，但他認為：「隨園此書，無補詩心，卻添詩膽。所以江河不廢，正涯岸不高；惟其平易近人，遂為廣大教主。」

⁴⁷ 錢鍾書：《談藝錄》（臺北：書林出版有限公司，1988年11月）第59則〈隨園詩話〉，頁196。

⁴⁸ 同上，頁196。

⁴⁹ 《隨園詩話》卷16第6則，頁521。

⁵⁰ 同註46，頁204。

⁵¹ 《隨園詩話》的平易近人讓更多的人皆可以為詩，女性作家的詩作有機會被收入詩話中，她們的作品可以被保存、被表彰，袁枚對女性文學產生廣大影響力。

綜合以上所述，袁枚帶起的性靈詩風，與以往的詩歌理論相較，明顯少去許多限制，讓詩歌的抒寫更加自由，也大開方便門，讓更多名不見經傳的詩人都有機會在詩壇上發聲。就當時女性詩壇而言，袁枚提供了一個可以發表的場域，與更大的動力。雖然清代女詩人較前代已多出許多，且文學活動範圍較大較多，可是她們能留下的作品仍在少數。而袁枚收女詩人為弟子，廣收婦女詩作，鼓勵寫詩，出版詩作，為女性開拓更大的文學領域。

乾嘉時期對於袁枚的批評並不在多數，給予袁枚批評者多是依據傳統倫理道德或性靈詩學而言。從性靈派詩學來看，袁枚在《隨園詩話》中有選詩平凡、親切自然的優點，袁枚自身詩作靈活多變有新意，一般人難臻他的境界。若不善學者沒有如袁枚才力，又沒有如袁枚豐富的學力，一味出自口語，故做自然，反而思想意義淺顯，又缺乏真情意，無法感發人心。所以某些詩過於平易仍被收入《隨園詩話》，失諸平庸無聊，詩格並不高。這些被收入的詩，成了袁枚被攻擊的原因之一。再就袁枚自身而言，他從不諱言自己好色。他在《隨園詩話》中便記載了許多選艷納妾、流連青樓的事。思想執守傳統的人，無法接受袁枚的詩論及行為。

道光年以後，中國的國勢及社會逐漸衰敗，性靈派的詩論及詩風，不適合時事政治的需要，而且性靈派的末流，已失卻袁枚也有關心社稷民生的思想精髓，所以欲匡正時弊、變法維新的志士，也會採取批判排斥的態度。⁵²

⁵¹ 錢鍾書：《談藝錄》第 61 則〈隨園主性靈〉，頁 205。

⁵² 見王英志：《性靈派研究》第 11 章〈性靈派的影響〉，頁 377。